

读者

乡土人文版

Smell and sound

那些岁月
那片乡土
那些人

乡村·想象

读者青少年阅读A计划

年的味道和声音

主编 胡亚权

编者 蒲安应

《读者·乡土人文版》杂志社 编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教育出版社



乡村·想象

读者青少年阅读A计划

年的味道和声音

主编 胡亚权

编者 蒲安应

《读者·乡土人文版》杂志社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年的味道和声音 / 《读者·乡土人文版》杂志社编
—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3. 3
(乡村想象)
ISBN 978-7-5423-2945-5

I. ①年… II. ①读…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6596 号

总 策 划: 王 光 辉

项目总监: 冯 莉

责任编辑: 卢 政

插 画: 颀 风

装帧设计: 郑 屹

排 版: 魏 婕

年的味道和声音

《读者·乡土人文版》杂志社 编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www.gseph.com 0931-8773255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16 印张 8 插页 8 字数 160 千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978-7-5423-2945-5 定价: 1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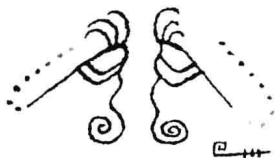
目 录

年的味道和声音	001
蒸年馍	003
走近年关	006
春联	009
正月十五抹花泥	011
美丽的“中国结”	013
阳朔的美味生活	016
云南人的米线情结	019
大理的食花习俗	021
煨桑	024
歌舞声中的藏族婚礼	026
神秘的彝族少女成人礼	030
岷沙苗族:最后的持枪部落	032
乐山:守江吃辣“蒸桑拿”	035
坐歌堂	038
陕北话与陕北饭	039
巧姐儿表针线	042
东北二人转	044
津沽旧事	047
放船求偶	051
酒醉东浦	053
行春	055

闽南的“做牙”	057
潮汕风情	059
香附子纠缠	063
故乡的麦索	065
月光堆积的地方	068
辙迹	070
我的父亲母亲	071
最美的烟花	075
叫一声妈多好	077
亲娘	083
半边莲	087
两碗面	089
删不去的亲情	091
这辈子最爱的人	093
送你一年新衣	095
橘子酸,橘子甜	099
再陪你半小时	102
恋恋素心兰	104
盛开的萝卜花	105
玻璃心	107
第一次“乞讨”	109
一元钱,两份暖	112
亲情豆腐	114
两根稻草	117
第一次学费	120
槐花饺子	122

年的味道和声音

肖复兴



在老北京,传统的春节和现在大不一样。那时候,过年,讲究要有年的味道和年的声音。

在我来看,年的味道,是从腊月廿三吃糖瓜祭灶开始,到年三十写春联、包饺子、做年夜饭,以松柏枝插入瓶中,枝下堆放枣、栗、龙眼、荔枝、柿饼等年果,枝头缀上古钱、元宝、石榴花等年花,到破五时候播撒,让众人一抢而空,称之为种下“摇钱树”。还有大年初一接神拜年,卖大小金鱼的沿街串巷到处吆喝,让大人小孩都买一条两条抱回家,

称之为“吉庆有余”。一直到正月十五煮元宵、放花灯,如《竹枝词》云:“已见炬如千树列,更看灯似百花开……”

这一切所组成的系列节目,虽然有些繁文缛节,但地道的民俗中所包括的五味杂陈,蕴涵着的才是丰富而耐得住咀嚼和回味的年的味道。每一种味道,都事出有因,上有历史的脉络联系着,下有民间的根系交错着,不像现在,大过年的只剩下了除夕夜中央电视台的那一台春节联欢会了。

过年,讲究的就是热闹、火爆。年的声音其实就是人们从心底迸发出来的声音。旧的一年过去了,过得如意也好,过得不如意也好,新的一年来到了,都得把心里的怨气和企盼一起呼喊出来。年的祭祀与礼拜的意义,就是在这里表现出来的。和西方的祈祷不一样——必须要跪拜在神像或神父之下,在心里默拜,或在嘴边喃喃絮语;我们是要大声呼喊出来,甚至借助于外力让声响得惊天动地,让神听得震耳欲聋。我想,这和我们国家长期处于农业社会有关,我们的神更世俗化,心眼儿是不错的,但因为岁数太大,眼神儿和耳朵都不那么好使,需要动静弄大点儿。

年的声音,也是从腊月廿三祭灶王

爷开始,讲究要击鼓,鼓点咚咚,表示新年到来的脚步声音。那时称之为“腊鼓”,又称“年鼓”,老北京以前专门有腊鼓或年鼓,叫做“太平鼓”,《清稗类钞》中说是:“铁为圈,木为柄,柄系铁环,圈冒以皮”,可惜已经失传。腊鼓的声音,和除夕夜十二点在大钟寺、潭柘寺里撞钟的意义是一样的,都是对年的声音的一种敬畏和欣喜,是对神的一种带有世俗色彩的外化与物化。

当然,年的声音表现最为淋漓尽致的时候,是除夕之夜,鞭炮声此起彼伏,彻夜不息,火树银花,声震天地。其原始意义,在于驱赶鬼魅,但后来已经是宣泄大于本意,形式成为内容了。年欢快热闹的声音,必须要靠它来体现了。北京城区禁放烟花爆竹之后,曾经有人以踩气球(称之为“欢乐球”)的方式来替代鞭炮,以为反正都出声音,却不知道那声音已经不再是年的声音,只不过是年的仿生罢了。

对于鞭炮,是很有讲究的。鞭炮鞭炮,其实是有区别的,大的叫炮,据说最早的炮叫“麻雷子”,很粗糙的外表,单响,但非常响。我小时候看别人放过这家伙,小孩都对它敬而远之。比它进化一些、同样很响的,叫做“二踢脚”,双

响,地上响一声,飞到空中响第二声。胆大的,拿在手里放;胆小的,放在地上放。看着它们拖着长长的火尾巴飞到天上,等着炸响第二声的时候,非常过瘾。也有飞上天好几响的,叫做“蹿天炮”。比“麻雷子”、“二踢脚”、“蹿天炮”模样和声音都要小巧一点儿的,叫做鞭。寸鞭,又叫小鞭,都一挂几百头几千头,甚至上万头,一般都是挂在长长的竹竿上,点燃一头小鞭的捻儿,“噼里啪啦”,等着听吧,百鸟闹林一般,响个没完,地上落满红红的纸屑,像是开满一地的春花。

比小鞭更小的,要算是“耗子屎”了。这名字有些不雅,但很形象,灰色的小粒,真跟耗子屎差不多。它的响声不大,点燃后在地上打几个滚,刺出几下蓝色的火星,蹿到半空中,萤火虫似的就没影儿了。它很早就绝迹了,我小时候还放过,比我再小的一代,大概听它如天宝往事一样遥远了。

要说最大最有气派的,当数放“花盒子”了。先要架起架子,六角形八角形的大盒子一层一层地码上去,可以码三层六层,最高码到九层,高达数丈。再把架子挂起来,第一层是礼花,第二层是花炮,第三层是人物……每层的内容各

不相同,点燃起来,一层层飞上天空,连台好戏似的,纷呈着不同的声响,缤纷着不同的情景。老北京有家“吉庆堂”,做花盒子最有名。据说,慈禧太后非常喜欢这玩意儿。对于一般百姓,如果看到放花盒子的,大概是听到年最热烈、最欢快、最丰富的声音了。

年的声音的尾声,一般是在春节的后几天的庙会上,比如厂甸或白云观上卖的风车和空竹上面了。风车和空竹迎着习习的杨柳春风响起的声音,比鞭炮要悦耳、要细腻、要温柔得多了。年就要过完了,显得情意绵绵,舍不得离开人们。



蒸年馍

雷广文

孟格格

蒸年馍,蒸年馍……西安东郊、秦岭北麓、陶岭河西、灞河南岸这白鹿原上——村村镇镇、家家户户都在蒸年馍。

尽管没有看到、没有听到、没有闻到,但是我知道:八百里秦川都在蒸年馍。

这蒸年馍的历史不知有多悠久?可是三国时代诸葛亮七擒孟获班师回朝之滥觞? 世世相传,代代相因,沉淀为乡风民俗,谁也不可变更。尽管城市兴盛过元旦,偏偏乡间山野非倔强而顽强地过“年”,且在年前盛行蒸年馍。

鲁迅先生在《祝福》中开言就是:“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

有人曾说：“农村过年，一过便是两个月。”

可不是嘛，就拿这蒸年馍来说，岂是年底这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几天的事，这仅仅是精彩而浓烈的“高潮”，其泉水叮咚、小溪潺潺可追溯到腊月的“吃五豆”、“过腊八”之序幕。

或许是借闲抽空，或许是急不可耐，或许是担心寒冷风雪……反正一有好天气，家家户户都在晾晒穰柴，劈破硬柴，淘晾麦豆。

柴备足，面磨好，豆拣净，肉菜之类更不必说，仿佛备战一样，单等一声令下“开火”。

白鹿原上也不知谁家最早蒸开了第一锅馍，正如不知谁家公鸡黎明叫起了第一声，反正就这么“星星之火呈现燎原之势”——蒸年馍了。

饥谨之年，这年馍是非蒸不可的，仿佛能听到这样的心音：“豁出来咧，蒸，蒸，宁叫撑死，不叫饿死！”

白面揉了一盆又一盆，放在火炕上温着用被儿捂着；馅儿有豆沙的、素菜的、猪肉羊肉的，弄得停停当当；大环锅、二环锅添足了水，架起了火准备搭馍。

先是白蒸馍，再是包子，后是礼糕，先后规程一般如此。

“通通通”是剁馍脐的声，“嚓嚓嚓”是做馍手搓案板的声，“嘻嘻哈哈”是妯娌们嬉闹之声。一声“对咧搭锅”，甑算——入锅，草圈擦上大环锅，如叠床架屋，似楼阁层起。先时风箱“吧嗒”，如今风“葫芦”呼呼，急火猛冲，硬柴跟上。气团腾腾，再是慢悠悠“游馍锅”。

碎娃们涎水挂在嘴唇，眼巴巴等馍熟。开锅，白汽弥漫屋内，洋溢到门窗外，四邻八舍也闻到馍香。

那碎娃不等馍下甑算，伸出垢甲手便取，他妈“啪”的一打：“少动，给您太祖、太婆、神祖还没献祭哩！你动，小心爷捏鼻挖眼窝。”冥冥中的神灵太爷是可畏的，怯怯看着妈把一盘或一碟或一碗“头锅馍”献上爷台供桌。

“咋没见我爷跟神咬个豁豁牙牙？”冷娃小子突问一句。“爷咧神咧是品气尝味哩！”一句点破。家家户户每锅新馍先让爷神品尝，千古习俗。五分钟后，碎娃们才敢动手，如饿狼见了猪娃子，贪婪地吞吐，关中人叫“啗”。“给你对门二妈、后院三叔、隔壁五伯送年馍去！”碎娃嘟囔着，但还是“遵照指示”挨家送年

馍尝个鲜。

其实四邻八舍也都在蒸年馍，也都是先献祭神灵，也都是边蒸边打发闲着的碎娃来送馍尝鲜，他们是不会吃独食而独享鲜味。好一派古朴淳厚的“桃花源”式的君子之风。

蒸馍之后，包子上笼。豆沙包子在白鹿原上是正宗，菜包子、肉包子是“左右手”。贫家菜包子垫底，富户肉包子显夸。尽管有“烧柴不烧蒿子，吃馍不吃包子”的俗语，但大吃特吃包子又是人们的一大嗜好！

一锅二锅三锅仅仅是开始，四锅五锅六锅是“发展”，七锅八锅九锅是“高潮”，蒸十锅也是常见。出笼下锅，筛子、簸箕、筐篮、大缸、老瓮……盛满了年馍，仿佛开馍店搞展销。家家如此，户户这般。

或许有人问：“咋蒸这么多年馍？”回答一般是：“正月天忌讳烧干锅，怕把家道烧烤得干巴巴的苦焦，所以要蒸个红红火火、热气腾腾、满满登登。”另外，平日节省苦巴多了，年节也放开肚皮海吃海喝一番，宣泄潇洒一回。还有人说：“别人家蒸八锅，咱就蒸不下九锅？”真的不如人？攀比心理作怪，夸富心理促

使着。更有人说：“把馍蒸美，正月天歌乏闲编、游转散心、走亲访友，饿了有馍岂不一忙而百闲？一次把半月饭也整好咧，况且亲朋友人来了你才蒸馍，不嫌暮囊麻烦？”

尽管大蒸特蒸年馍不合科学、不合营养、不合卫生，但毕竟合俗、合情、合心，但愿我的乡党，蒸出快心、蒸出如意、蒸出小康、蒸出个热气腾腾……

祝福永远永远有馍蒸。



走近年关

林
野

一

俗话说：“紧腊月，慢正月，不紧不慢的十一月。”吃过“腊八粥”，年关就从远远的雪地上大步大步地走来。

上完学，拿了薪水，便成了公家的人，省亲度假就有了约束。我踏上厚实的乡土时，已是腊月二十四。

一进村子，总要碰到老老少少的乡亲，他们很热乎地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在村里，走走停停，往往要逗留许多次。虽说一些新过门的年轻媳妇和渐渐长高的孩子有点面生，但公路以及公路

旁边的白杨树还是从前的样子。随随便便地，用血里就有的方言聊着。隔绝了好久的乡音，宛如这淳朴的村居一样熟稔、亲近。

二

一拐过堆着玉米秸的那个墙角，便能瞅见自家的大门。家门口多了只狗崽，小精灵显然不会相信我也是这院落的主人，便“汪汪”叫起来。

一阵急促又细碎的脚步声自院里传出，青青的门廊上探出个小脑袋来，东张西望。他一瞅见我，便嚷着跑过来：“大舅，大舅来了，大舅来了！”

闻声而出的是小妹、二弟、父亲。母亲的腿脚慢了些，落在最后面。他们一边问着，一边接过我手里、肩上的东西，有说有笑地拥进门去。

母亲的脸红润极了，亮堂极了，她一面呼小外甥去端洗脸水，一面叫二弟到厢房的坛子里拾冰冰的香水梨。我知道，这是母亲特意留给我的。

三

转眼的工夫就到了腊月二十九。

母亲、小妹便忙碌起来。一会儿剥葱，一会儿拣蒜，一会儿碾调料，一会儿剁做丸子的肉泥。中午时分，开始蒸年馍。厨房里顿时热气腾腾，屋子里再也

盛不下了，那热气流便像弥漫的云雾一般，从门里，从窗子里，从椽花眼里，一股一股、一团一团接连不断地溢散出来。

上正月，下腊月，是不许说晦气话的。奶奶在世时，尤其注重这一点，我们总是提心吊胆地说话。那时，我家和二叔家还在一个锅台上吃饭。三姑、四姑、大姐都在，老老少少十七口人。奶奶便做了十七盏面灯，看看谁的灯最亮谁的福分便最好。那些用植物油做燃料的面灯，在灶台上高高低低亮成了一片星星。忽然，有盏面灯的灯芯偏了，渐渐斜了下去，我紧张极了，便脱口喊道：

“倒了，倒了！”

突然，我觉得小腿上一股钻心的疼。奶奶铁青着脸，拎根烧火棍，抬小脚快步走过去扶那盏面灯。我知道自己犯了忌，便咬着牙硬是让泪水留在眼眶里。

第二年四月，奶奶去了。从此，家里不再做面灯……

黄昏来临，我的胃里有些空，便到厨房里找吃的。倘若小时候走进这雾气缭绕的厨房，母亲一定会催我往灶膛里添一把柴火的，并且口里还要念叨：

“添柴，添柴，馍馍雪白。”

而这次，母亲似乎忘记了那老规矩，只是默默地递给我一盘子热乎乎的软馅儿包子，反而让我心里嘀咕：母亲真的忘了那老规矩了？

四

“有钱没钱，剃个光头过年。”这是村里的老人督促孩子理发时，总要说的一句话。后来，我渐渐悟出这话的意蕴：不要把旧的东西带进新年。

小时候，家里经济拮据，买不起推子，剃头刀刮得头皮生疼，我死活不肯。母亲使用她较羊毛的长剪给我往短较，结果，自然是一道深一道浅，满头斑纹，像松鼠屁股一般。但免了许多疼痛，倒也合算。戴上帽子遮上十天半个月，也就渐渐隐眼了。

自从考上学校，母亲便不再催我收拾头，好几年都是蓄着长发过的年。

吃晚饭时分，父亲从外边进来，他让小外甥端了一盆温水，洗着刚理短的头。望着他一天天瘦削下来的背影，望着他的华发，我的鼻子有些酸楚。

五

农村人过年，最要讲究的其实只有几件事：能宰口肥猪，便算不大不小有了年；炮仗是必要的，灶爷是必请的，两张门神是必买的，几副对子是必贴的；

还得有一两瓶酒,无论贵贱。

我是学文出身,又分配在省城工作,因此,在乡人心中,我便是村里最有文墨的人。一吃过早饭,左邻右舍的乡亲便拿着红纸来找我写对子。

我的毛笔字并无功底,但好心好意难却,只好硬着头皮,丑字丑写,乱涂起来。

父亲便出出进进地忙着提水壶,端馒头,盛瓜子,递烟,招呼等对子的人。一拨走了,一拨又来。

剩下几个年轻人的时候,父亲便讲起他小时候跑三四里地请方圆几个村子唯一进过私塾的半个风水先生写对联的事。他说,去时总要带些鸡蛋或麦子什么的作为礼品。

当着那些很熟的村人,我听后多少有些难为情。父亲则不管更多的,只去说自己的。

直到下午五点左右,按父亲的嘱咐,给自家的牛圈门上写了一个横批“六畜兴旺”后,总算收了摊子。

六

冬季的太阳,老早便往山坳里落,大年三十的夜色似乎来得更快。

妹妹帮母亲在厨房里包着饺子。

外甥蹲在拴几串辣椒的屋檐下,糊

着一面红、一面绿、一面黄的三叉风转儿,在给太阳和高原做一个彩色的梦。

父亲换了一身深灰色的新衣服,在客房里收拾木漆方盘。盘子里摆着一叠黄表,几沓厚厚的纸钱,一把白瓷酒壶,两个小杯子。他每年的这时,都要到路口等接我们早已远行的祖先的游魂,给他们一些钱粮。据说,阴间也要过年,天寒地冷,也需置办点年货,也要有些礼钱去打点小鬼、判官、阎王老子,不然会受尽阴曹地府的辛苦差役,甚至来生不会有好的转世。大概阴间阳世是一个理。

这时候,村巷里的炮仗此起彼伏地响了起来,越来越近,越来越密。二弟在屋内蹲不住了,抓一把红皮炮两步奔上了高台阶。紧接着便是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又是几声巨响。小狗惊叫了一下,向远处的黄昏跑去……

年关便要随着点点繁星降临我的故乡了。



春 联

李
钊

冬末，村庄的色彩总是显得很古旧：半枯的树木和草，焦黄的田野，大地上刻着冬天的艰辛阅历。因此，新颜色的出现总是让少年时代的我激动万分。忽然有一天我们发现，村庄旁已点缀上了几树梨花，田埂上开出了许多叫不出名的小花，春天就这样不经意地出现在眼前，点燃了我们激情。春节来了，火红的春联与原野里的花朵交相辉映，让少年们充满憧憬。

那时，邻家先生毛笔字写得好，每至农历除夕这天早上，我们就拿着红纸等在先生家的门口，请他为我们写春联。先生是晚清秀才，写得一手好字，在山村中，每年能贴上他写的对联，是一

种荣耀。因此家长们很早就催我们出门，到先生家门前排队。每户人家一般要写5副对联，才能把门贴满，院门、屋门、厢房门、厨房门及畜厩门，红红火火地贴起来，才算过春节。先生只有一双手，全村近百户人家，他即使从早写到晚，也写不出这么多的对联。于是，他便让村小学的大孩子们跟他一起写。拉纸是我们干的活计，每写好三个字，先生就会说：“拉！”我们就把纸往前拉一点，让先生飞快地写春联。写好一副，先生让我们放在地上，用碎瓦片压好四角，端详一番，说“好了”，对联就放在他家院中晒着，墨迹干后，各自卷回去张贴。不少人家得不到先生写的对联，先生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只写每家院门的对联，因为那是“面子工程”，其余的门让大孩子们写。当然，写得如何全凭孩子们的“造化”了，不要说把字写得端庄秀丽、飘逸遒劲，能把字写对了就不错。有个孩子一次将“丰年纳余庆”写作“丰年拿鱼勤”，贴在门上，让先生瞧见了，把先生笑出了泪花。

大年初一先生要去看每家贴出的春联，大门上的不看，专看内屋后生们写的字。偶然发现有几个写得好的字，就把写字的后生收为“弟子”，手把手地

教。教得有些火候了，就让他们写春联。“我老了，写不动了，我死后要是没有人写字，我们这个村也太悲哀了！”有一回先生写完春联后不无悲凉地说。

有了春联，灰色的村庄便有了鲜亮的色彩，有了春节的味道。红红的对联使我们对春天充满幻想，时间长了，我们都认为春节和春联是息息相关的。以至许多年以后，无论我走到哪里，如果没有贴春联，就觉得还没有过春节。

我是先生选中的“培养对象”。那年我写的第一副对联是：爆竹声声人间是岁，梅花点点天下皆春。是从先生的对联书上抄的。先生初一来看联，连说了两声好，说好就是收我为徒了，母亲高兴地说：“还不谢谢先生！”我给先生鞠了一躬。

每天放学后就到先生家练字。先生把几本字帖放在案上，有楷书、隶书，但先生不让我们练草书，先生说：“初学时不能写草字，把字写端正了就行。”先生让我们背帖，背完帖记住笔画的写法，就在草纸上练。先生每张草纸上写一行字，我们在每个字下面连写十遍，写完了由先生圈点。若写得稍好的，先生就在字下点个红点，若写得很好的，便在字上画一圆圈。渐渐地，我的红圈便多

了起来。可是没等我把字练好，先生便去世了。

先生去世的那个春节，村子里照样贴满红对联，山村的春节是不能没有红对联的。但这些对联全是我带着大孩子们写的，我们的字当然没法与先生的相比，可大人们仍然觉得这个春节过得很热闹，山里人不会去追究字写得好与丑。我却不同，我觉得那个春节失去了往年的韵味，先生写字实在是写一种精神，写一种人生的活法，我们这些后生的字，没有先生的那种风骨。

比如写“人”字，先生说这字虽然只有两画，但要写端正了却十分不易，这好比做人，做得端端正正是很难的，要脚踏实地地站直了，才像个人样。又如“夫”字，先生以为是天底下立着的“大”，这个“大”字就是做人的本色。有本色的人才可能在朗朗乾坤下活得大大方方，光明磊落，才可能成长为“大人”。我读中学后明白了先生的话：“书读好了可以做官，做官就是做‘大人’。”先生受旧时科举制度影响很深，就因为如此，连村小学都不让他教书。可是我却终生忘不了先生的形象，他身着发白的蓝长袍，蓄着山羊胡须，眼球常带有血丝，手执土红色的茶壶，俨然一个“古

人”。但先生还是会笑的,他经常给我们讲《今古奇观》里的故事,偶尔也讲几段《聊斋志异》里的,但我全忘了,因为他从来没有讲过一个完整的故事。

住在城市的楼房中,很难找到贴春联的地方,因此只要有时间,每个春节我必回老家。如今的山村虽说会写字的人多了,但却很少有人家要请人写春联,因为集上到处都可以买到印刷好的春联。我属于怀旧的人,每年的春联必亲手写好贴上,才觉得过了一个真正的春节。而且,我绝不抄对联书上的现成句子,每年都撰两副新联贴在门上,不考虑文采对仗之类,自己高兴就行。今年撰一联云:雾织轻纱田园若梦,苗泼重彩岁月似花。村中一个会写毛笔字的老师说:“这字有点像老先生的了。”我忙给他作揖:“我怎能与老先生比呢?我连四书五经还没有通读,字写得也不够端正,而且也难成‘大人’!”那老师说:“写字就是要有个人的风格,不然就写死了。”

我似懂非懂。

可是我喜欢乡下的春节。那里有火红的春联,有才开的报春花,有放任的豪饮……

正月十五抹花泥

刘益令

35年前的正月十五晚上,我躺在辽东桓仁县一个小山村的饲养点里,月光很温柔,小溪在冰层下窃窃私语。因为响应“在乡下过革命化春节”的号召,在没有电又舍不得点燃蜡烛的夜晚,我和伙伴们除了想家,就只有蒙头睡觉。

突然有几个人像猫一样挤开门,蹑手蹑脚鱼贯而入,揭开被头,朝我们脸上胡乱涂抹。我们一跃而起,捉住对方,辨不清脸庞,只听到一些似曾相识的笑声,是压抑的女声。点亮油灯才发现,这是一伙初识不久的村姑。

下乡半年来,我们这些男知青没少

被她们取笑，她们天生能干活会干活，扬场堆垛、赶车扶犁样样得心应手，且姿态优美。我们的笨拙和无知，常让她们撇嘴皱眉，但也换来了不少的同情和帮助。说实话，她们质朴善良的本性和粗衣裹着的健美身躯，鬓发间插朵野花便自成一一道风景，有时也不由得让我们怦然心动。

见我们懵懵懂懂，姑娘们各自递过一块青皮萝卜，转身就跑。我们虽然还被蒙在鼓里，却立即领会了其中的好意，便毫不犹豫地追了出去。

青皮萝卜上蹭满了锅底灰，这叫“花泥”，散发着春的气息和家的温馨，被异乡姑娘的手涂抹在脸上，火烧火燎，横一道，竖一道，乌黑锃亮，模样怪怪的，很好玩。我的脸被几个姑娘抹过，我也学着她们的样子抹了她们，嬉笑欢闹中，心中便有了一股股暖流流过。这个有趣的游戏，终于使我们在远离大海和父母的深山老林里，尝到了过年的滋味。

多年以后，在我重返那个山村考察民俗时，我才知道，把正月十五晚上的活动当成单纯的游戏是不对的。正月十五抹花泥是当地的一种古老风俗。年轻人说，这一夜，手持花泥去涂抹心上人

的脸能够喜结良缘、白头到老，很灵验的。结过婚的男女，不管岁数大小，也可以肆无忌惮地向意中人抹花泥表示爱恋，连最封建的老人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加干涉。更有痴情者，无论怎样山高水长，无论怎样穷困潦倒，也要在这天晚上赶到情人住处，将花泥涂抹在对方脸上，因此而成就姻缘的不少。这种风俗世代相传，其间的风流韵事，为这穷乡僻壤里不大开化甚至守旧的生活，碰撞出一些灿烂的火花。

老年人讲，正月十五晚上瘟神下界害人，人的脸上抹上花泥，人不人鬼不鬼的，容易被瘟神当成同类，就逃过一劫了。

又说，这种风俗是人们为了避免麦子得黑穗病，宁愿自己受到惩罚而涂抹给五谷神看的，反映了早期农耕的落后状态。

生活本来就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为了生存也好，为了爱情也好，一种风俗当然有它产生的原因、演变和兴亡的过程，既不取决于人的理智，也不服从人的感情。